

◎ 易言 编译

迪拜奢华的背后

迪拜世界的坍塌，让人们认识到了迪拜在其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，有着极大金融风险。但也许很少人能明白，这其实才是迪拜的真实面目——用美丽的外表吸引人，内里却潜藏着各种危险。这是一个短短30年，就从18世纪进入21世纪的地方，依靠信贷、生态毁坏、超负荷劳动，从沙漠的乌有之中建立起来的城市。

迪拜，的确是人类奇迹，它是一部分人的天堂，却也是另外一部分人的恶梦，只是迪拜经济危机之前，没人会去注意。



迪拜的变脸游戏

▷ “生活在这里真是太棒了，你有令人艳羡的大公寓，一整队为你服务的工人，根本无需缴税一年到头地参加各种聚会”。

▷ “突然之间，我们不能使用银行卡，变得一无所有，从公寓里被赶出来。”

的大公寓，有一整队为你服务的工人，你根本无需缴税。每个人都好像行政总裁似的，一年到头地参加各种聚会。”

她的丈夫丹尼尔买了两处房产，“我们沉醉于迪拜”。不过，丹尼尔却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对家庭财务的管理不善。“这并不是什么巨额数字，但他却理不出个头绪，我们还背负了一小笔债务。”一年后，她发现了原因：丹尼尔患了脑瘤。

一个医生说他还活一年，另一个则说这个脑瘤是良性的，没事儿。可他们的债务越来越多。卡伦说没有人告诉她，迪拜没有破产的概念，而如果一个人债务缠身却无力偿还，就得坐牢。

卡伦·安德鲁斯每次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都会低下头去，整个人萎靡成一团。她就住在一家顶级国际酒店的停车场里，自己的陆虎车就是家。好心的孟加拉籍停车场服务员不忍心赶她出去，卡伦才得以在此栖身数月。

卡伦来自加拿大，她丈夫得到了一个著名国际公司的高级职位。

“当他说要去迪拜，我说，宝贝，如果你要我穿黑袍、戒烟酒，你可找错了人。但他要我给迪拜一个机会，何况我也爱他。”

2005年，当卡伦踏足迪拜的时候，她先前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：“这是个成人的迪斯尼乐园，穆罕默德王储就是那只米老鼠。生活在这里真是太棒了，你有令人艳羡

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以后，就商量着离开这里。丹尼尔如果辞职，肯定有一笔离职费，我们拿上离职费，还清债务，然后全身而退”。就这样，丹尼尔辞职了，但他所获的离职费比合同上说的要少，债务依然存在。在迪拜，你一旦辞职，雇主就会通知银行，而如果此时你有任何未付的债务，且数额超过你的账户存款，你的所有账户都会被冻结，而

你也被禁止离开迪拜。

“突然之间，我们不能使用银行卡，变得一无所有，从公寓里被赶出来。”就在他们被驱逐出住所的那天，丹尼尔被捕。

有一段时间，卡伦曾向朋友们求助。丹尼尔被判6个月监禁，他根本听不懂审判，审判只用阿拉伯语进行，也没有翻译。“现在我滞留在这里也是非法的，”卡伦说，“我没

有钱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必须坚持到他出狱。”

这并非个案，整个迪拜，有大量破产的外籍人士藏身于沙丘、机场或他们的汽车里。“关于迪拜，你必须了解，什么都和它们看上去的不一样。”卡伦最后说，“为了引诱你来，他们告诉你这是个现代化的地方，但骨子里却不是。”



蝗虫迪拜的发迹史

▷ 仅仅30多年，迪拜用一代人的时间，完成了从18世纪到21世纪的转变。

▷ “迪拜的座右铭是‘开放门户，开放思想’，世界贸易中心是由王储修建的……”

在迪拜，几乎一半的建筑物上都悬挂着穆罕默德王储的身影，正是这个人将沙尘暴肆虐的迪拜，打造成中东地区的香格里拉，并把这个形象卖给了世界。

30年前，迪拜是一片沙漠，只有仙人掌、风滚草和蝎子能存活。

18世纪中叶，这个波斯湾低地建立了一个小村庄，村民靠在海边潜水找寻珍珠为生。很快，渴望发财的人从波斯、印度次大陆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蜂拥而至，人口激增，形

成城市规模。外来人用当地一种到处肆虐的蝗虫(daba)命名此地。

城镇很快被大英帝国的枪炮所征服，英国对该地的铁腕统治一直持续到1971年。英国撤手后，迪拜决定与周边六个小邦联合，成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(阿联酋)。

英国撤走了，迪拜也疲敝不堪，而此时，他们发现了石油。王储们突然掌握了石油，却开始发愁——他们多是不识字的游牧民，世代与戈壁、骆驼打交道，现在有了这么一大

桶金，怎么办呢？而与同属阿联酋的邻居阿布扎比相比，迪拜的石油储量并不丰厚。马克图姆王储决意使沙漠繁荣昌盛，他要建立一个以旅游和金融服务为中心的城市，吸纳世界各地的资金和人才。

王储以免税的方式欢迎各国各地人士，数百万人接踵而至，数量远远超过当地居民，本地人现仅占迪拜人口的5%。在仅仅30多年的时间里，一个完整、齐备且仍在扩张的城市似乎从天而降，迪拜用一代人的时间，完成了从18世纪到21世纪的转变。

如果你随团坐大巴游览迪拜，听到的都是官方宣传式的套话。“迪拜的座右铭是‘开放门户，开放思想’，世界贸易中心是由王储修建的……”但其实，建立这座城市的不是王储，而是外来劳动者。直到现在，他们仍在建设。

55℃高温下的外来劳工

▷ “为了把你弄过来，他们把迪拜说成是天堂。等来了，你才知道是个地狱。”

▷ “但是我怎么回家？你拿着我的护照，再说我也没钱买机票。”他试图争辩。“这样的话，那你最好去干活。”公司这么回答。

在迪拜，有三种人——来迪拜发展或旅游的外国人士，由王储领导的阿联酋人，以及建造这个城市并被困其中的贫苦外国劳工——彼此互不相扰。

每天晚上，成千上万的工人们从建筑工地，被拉到一片离城区1小时路程的荒地，那是他们的营地。就在几年前，运送他们的都还是运牛的卡车，但来到迪拜的外国人士抱怨这种运输方式有碍观瞻。于是，现在他们用大巴来运送工人，这种车在沙漠的高温下就像温室一般，让人流汗不止。

在索纳布尔，这个以印度语“黄金之城”为名的地方，有绵延数里、样式单一的混凝土建筑群，差不多30万劳工聚集于此。营地里的污秽与汗臭味令人作呕。

萨黑纳·莫尼尔，24岁，是个精瘦小伙子，来自孟加拉三角洲地区。“为了把你弄过来，他们把迪拜说成是天堂。等来了，你才知道是个地狱。”4年前，一个招揽劳工的掮客来到萨黑纳所在的村子，说有一个地方只用朝九晚五干些建筑活儿，每个月就能赚4万塔卡（约400英镑），还提供一流的食宿，对员工也友善。只要先支付22万塔卡（约2300英镑）作为工作签证费

就能去。就这样，萨黑纳卖了家里的地，向高利贷者借了钱，动身前往“天堂”。

可是，他一抵达迪拜机场，护照就被建筑公司没收了。公司很干脆地说，从现在起，每天得工作14个小时。这里夏天的温度高达55℃，这是游客被建议不要在室外逗留超过5分钟的气温。而且他们每个月只能挣500迪拉姆（约90英镑），如果不想干，公司就让你卷铺盖走人，“但是我怎么回家？你拿着我的护照，再说我也没钱买机票。”他试图争辩。“这样的话，那你最好去干活。”公司这么回答。

萨黑纳陷入恐慌，他必须工作两年多才能把为来这里借的高利贷还清，他现在挣的比在孟加拉的时

候还少。

营地的房间狭小簇拥，屋顶是水泥板，床是三层的，萨黑纳和另外11个男人住在这里，房间里臭烘烘的，设在营地角落里的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个坑，充斥着粪便和苍蝇。没有空调和风扇，这里的酷热是无法忍受的。

萨黑纳说，“你要在最难堪的酷热中，运送50公斤重的砖石和水泥块……汗太多了，多得整天甚至数周都无法排尿，好像身体所有的液体都从皮肤流走了一样。你开始神志恍惚，病殃殃的，可是除了下午休息的一个钟头外，都不能停下来。如果掉了什么东西或不慎滑倒，你可能就一命呜呼了。如果请病假，就会扣工资，那被困在这里的时间就会更长。”

据这里的工人说，由于经济衰退的冲击，几十个宿营地的电力已经被切断，他们也几个月都没拿工钱了。公司带着工人护照和薪酬消失了。“我们已经被剥夺了一切，即使回去，高利贷者也会要我们立即还钱，还不起，就会被送进监狱。”



好处都给了迪拜人

▷“我们把这些外籍人看成是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。我们从一个类似非洲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人均年收入12万美元的富国，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”

▷“迪拜人都变懒了，一群超重宝宝！”

当地人艾哈迈德·艾尔阿塔尔23岁，很英俊，戴着矩形金丝边眼镜，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。没几句话工夫，你就能知道他与伦敦、洛杉矶和巴黎的熟悉程度，超过大多数西方人。他在星巴克坐了下来，说：“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迪拜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！政府支付教育费，一直到我们取得博士学位。如果结婚，我们会免费得到一所房子。医疗也是免费的，如果你还不满意，政府可以送你出国。你都不用付电话费，几乎每个人都有个女佣、一个保姆和一名司机。而且我们从不付税，难道你不希望成为这的人？”

迪拜政府把大把好处给了自己的公民，同时靠别的途径生财：把土地租赁给外国人，通过商业和机场费来隐形收税，此外还有尚未枯

竭的石油。大多数阿联酋人像艾哈迈德一样为政府工作，他们生活条件优厚，不受金融危机影响。“我没感到任何危机，我的朋友也没有任何担忧”，他说，“我们的工作是有保障的，只要没犯什么要紧的大错，是不会被解雇的。”

当然，潮水般涌入的外籍人有时“看着让人生厌”，艾哈迈德坦言，“但我们把这些外籍人看成是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。如果不这样，我们怎么能发展？我们从一个类似非洲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人均年收入12万美元的富国，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”

31岁的苏尔坦·艾尔考什米，是迪拜的一个专栏作家和私人艺术品收藏家，作为一个反官方的自由主义者，他提倡渐进的改革，并因此

享有一定声誉。他一身西式着装：牛仔褲和一件拉尔夫·劳伦的衬衫。

“迪拜人都变懒了，一群超重宝宝！”苏尔坦大发感叹，“我们这个摇篮式的国家为国民做得太多了，一点也没有深谋远虑！”然而，当说到迪拜是建立在某种落后的制度上时，他很生气：“你们应该认可我们，迪拜人是世界上最宽容的，迪拜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国际都市，每个来这里的人都受到尊重。”

可说到外来劳工在此地的遭遇，苏尔坦愤怒了，连珠炮般地说：“你不认为墨西哥人在纽约遭受非人待遇吗？英国又用了多长时间才善待他人？我可以去伦敦写写牛津街上的流浪汉，把你们的城市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地方！”然后，他微微一笑，推出他认为堪称撒手锏的论点：“如果迪拜不行了，中东将更加危险。我们出口的不是石油，而是希望。埃及、利比亚或伊朗的穷人长大了都会说，我想去迪拜。我们对中东地区非常重要。你知道迪拜模式如果行不通会发生什么？！”

他目光炯炯，再次强调：“不要对我们横加指责。”

迪拜的生存等级

▷有一次，梅拉又被打了，她走了整整两天，才找到埃塞俄比亚领事馆，但被告之得从女主人那儿拿回护照。“可是，我怎么能拿得回呢？”她问。

▷“这可真爽呀！你不用做任何事情！仆人们包揽所有的活！”

所有的旅游指南都称迪拜为“大熔炉”，但不同民族的人，其实只是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。

在“双层巴士”酒吧——英国人在迪拜的聚会场所，两个60多岁、看起来干巴巴的妇女说，“待在迪拜

就是为了这儿的生活方式”。所有的外国人都在谈论迪拜的生活方式，但当你问他们什么是迪拜的生活方式时，却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安·沃珂试着总结：“在这里，你每晚都出去找乐子，但在国内从来不这样。在迪拜，你什么时候都在结识人，真棒！你有大把的空闲时间，有女佣和其他劳工，不用做那些杂事，就参加聚会去吧。”

她们在迪拜待了20多年，很明

白迪拜是怎么运作的。“这里有生存等级，是不是？”安说，“最上面是阿联酋人，然后要我说就是英国和其他西方人，再然后我想是菲律宾人，之后最下面的就是印度人和所有的其他人。”不过，她们承认，自己从没和阿联酋人说过话。

当问及住在这个有着不同制度的地区的感受时，这些住在迪拜的英国人，反应总是一样——先是很困惑，然后面露忿色：“这是阿拉伯的方式！”

一位在化妆品业工作、同其他外国人格格不入的美国人不满道：“这些人都是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取得成就的，穷途末路辗转至此，一夜之间，就暴发了，坐上他们力所不及的职位。我从没在其他地方见过这么多占据高位的无能之辈，埋头苦干的人所获无几，而这些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却给自己开出每月4万英镑的工资。”

几乎所有的外国人士都被一个

主题联系在一起——他们很高兴有人做家务，每个人都有女佣，她们原本大多是菲律宾人，但随着经济衰退，菲律宾女佣太贵，因此，一个勤快的埃塞俄比亚女佣成了最时尚的点缀。而一旦雇了个女佣，你就对她拥有绝对的权力。你可以拿走她的护照——每个人都这么做，你决定什么时候付工钱，什么时候让她休息，她能 and 什么人说话。放心，她们没法逃走，因为她们不会说阿拉伯语。

一个在迪拜有着自由身的菲律宾女孩令人意外地认为，逛街很“可怕”。因为菲律宾女佣和保姆常常从雇主家偷偷溜出来，向她求助。“她们对我说‘求求你了，他们不许我打电话回家，我一周七天所有醒着的时间都要工作。’她们觉得我有权力，因为我可以一个人到处走动，但其实我也无能为力。”

梅拉·曼塔瑞是名25岁的埃塞俄比亚妇女，讲述自己的遭遇——一个职业机构许诺她这是个沙漠里的

天堂，于是她告别4岁的女儿，前往迪拜赚钱。“但他们只给我当初承诺工资的一半。我被安置在一个澳大利亚人家庭，有4个孩子，太太要我每天从早上6点干到第二天凌晨1点，没有休息日。我很疲惫，求他们让我休息，但他们只是对我连吼带嚷：‘你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睡觉的！’一天，我实在动不了了，太太就打我、踢我。我的耳朵现在还痛，他们不给我钱，说是两年期满才付工资。我能怎么办？在这儿举目无亲的。”

有一次，梅拉又被打，她就跑到街上，用蹩脚的英语问怎么能找到埃塞俄比亚领事馆。她走了整整两天，才找到领事馆，但被告之得从女主人那儿拿回护照。“可是，我怎么能拿得回呢？”她问。

一个名叫赫敏·弗雷灵的英国女人，在“双层巴士”说到迪拜最好的地方时兴奋至极：“噢，仆人们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他们包揽所有的活！”

地球生态黑洞

▷在山一样大的冷室里，有用天然雪修建的滑雪场。这可是沙漠啊，我们却无视它的环境，必输无疑。

▷“水质越来越糟糕，客人们开始看到漂浮在海上的未经处理的污水、避孕套和使用过的卫生巾。”

迪拜不只是一个财政上没能量入为出的城市，生态上也巨额透支。这里，修剪整齐的草坪，周围满是喷水的喷头；游客们蜂拥着去和海豚游泳；在山一样大的冷室里，有

用天然雪修建的滑雪场。这时，你脑海深处有个声音会说：这可是沙漠啊，世界上最缺水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是这样？

是的，迪拜正在努力挤干这个

星球上最后一滴水，让它彻底消失。泰格·伍兹黄金高尔夫球场每天需要400万加仑的水灌溉场地，否则它就会随风萎遁消逝。

海湾研究中心环境部主任，穆罕默德·拉乌夫博士忧心忡忡：“这是沙漠地区，我们却无视它的环境，这是非常不明智的。和沙漠对抗，你必输无疑。”这里没有任何水资源。迪拜没有地表水，蓄水层非常稀薄，是世界上降雨量最低的地区之一。于是，他们汲取海水，由海湾地区众多的海水淡化厂淡化而来。生产淡

水的花费超过生产汽油，这里的水是世界上最昂贵的。同时，大量二氧化碳也在生产过程中被排放进大气层，这就是全球迪拜居民的平均碳足迹最多的主要原因——其平均碳足迹超出美国两倍以上。

如果经济衰退变成经济萧条，拉乌夫博士认为迪拜可能会断水。“目前，我们尚有财政储备支付得起，把水引进来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的收入减少，我们将有大问题。水是生命的主要来源，而迪拜的水仅够维持一个星期，我们几乎没有储存。如果水供应跟不上，我们将难以生存。”不说水问题，单看迪拜政府又

是如何处理海滩污染这一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呢？一名在一家大酒店工作的美国妇女，在很多BBS上撰文表示海滩污染情况很糟糕而且还在恶化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起初是接到在海滩游玩的人的投诉——海水看上去和闻上去都不正常，然后下海的人开始生病。于是，我写信给卫生部长和旅游部长，并期望能很快得到回复——可是什么也没有，我又亲自投递了信件，还是没有回音。”

“水质越来越糟糕，客人们开始看到漂浮在海上的未经处理的污水、避孕套和使用过的卫生巾。无

奈之下，酒店自行委托一家专业公司分析水样。结果，我们被告知，水样里满是排泄物，细菌数量多得难以统计。于是，我们不得不告诫客人，不要下水，可客人是来海滩度假的，他们恼怒之极也可想而知。”

迪拜扩张得太快了，其污水处理设施却没能跟上步伐，污水处理卡车要在处理厂排三、四天的队，为了省事，卡车司机们只是钻个下水道口，把未经处理的污水倒下来，就这样，污水直接流入大海。海水变成黑色，臭不可闻。“这里面有化学品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肯定有毒。”

溃败和虚假的蔓延

▷有人在迪拜修建了一个有空调的海滩，冷气管铺设在沙子下面，这样显贵们从放下浴巾到走到海里的过程中就不会灼伤他们的脚趾。

▷“这真是可怕的地方！我在这几个月了才意识到——什么都是假的，树是假的，工人的合同是假的，岛屿是假的，微笑是假的——连水都是假的！”

现在，迪拜各种灯火繁华的购物广场都空荡荡，如果正式采访，店员们会说生意一切如常；可私下闲聊，他们则个个失措恐慌。

同样，迪拜各种曾处于施工阶段的疯狂项目，正处于溃败的境地。有人在迪拜修建了一个有空调的海滩，冷气管铺设在沙子下面，这样显贵们从放下浴巾到走到海里的过程中就不会灼伤他们的脚趾。

在迪拜的海岸线外，开发商建造了模拟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人工岛屿。他们想把这些土地逐一卖掉，

买主可在其上大兴土木。但是，附近沿海工作的人说，几个月来那些人工岛屿都无人光顾。

那些在全球经济衰退前刚刚竣工的项目看起来空荡荡的。亚特兰蒂斯酒店去年冬天开张，开业庆典耗资2000万美元，酒店就坐落在“棕榈岛”上。一个南非来的公关小姐讲解道，亚特兰蒂斯酒店是“世界上最豪华的”耗资15亿美元，1000天内竣工。这家以沉没的大陆给自己命名的酒店里，有出售标价2500万英镑钻戒的商店，有满是鲨

鱼的巨大的水箱，有1500多间客房，每个房间都有海景。海王星套间正对着一个内有鲨鱼的巨大水箱，你躺在床上，鲨鱼就盯着你。但即使是如此豪华的酒店，也在被摒弃。

一家酒店服务台的菲律宾女孩，说到是否喜欢迪拜，她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真是可怕的地方！我在这几个月了才意识到——什么都是假的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。树是假的，工人的合同是假的，岛屿是假的，微笑是假的——连水都是假的！”但她走不脱，为了来这里，她债务缠身，却已经在迪拜滞留了三年：又是一个重复的故事。“我以为迪拜是个绿洲，这只是一种幻觉，不是真实情况。在远处你以为看到了水，等走上前，只得到一嘴沙子。”

说到这儿，一个客人走了进来，她挤出灿烂而空洞的笑容，问：“您想点些什么，先生？”

（摘编自《北京青年报》）